

在黑暗出发,在光明登顶

文/乔叶

那天,看访谈。访谈的对象是探路者联合创始人、登山探险家王静。她说常有人问她:为什么8000米级山峰的登顶行动都从黑夜开始?黑暗中的风险不是更大么?

“其实答案非常简单:在黑暗中出发,才能在光明中登顶,在阳光普照中安全下撤,迎接下一座‘山峰’。”

“在黑暗中出发,才能在光明中登顶”,不知道为什么,这话给我的印象深刻,虽然一时间我也不知道它好在哪里。

直到那一天。

那天的我正在一段旅程中。乘坐的是夜晚的列车,预计黎明到达。黑暗中,我醒来上卫生间,看了一下表,四点多,睡意已远,便

开灯看书。列车到达了一个小站,我走到站台上溜达了几步。天已有些蒙蒙亮了,周围是深黛青色的山,很纯净。我深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,肺腑如洗。

天会越来越亮的——这个念头让我一下子想起了:“在黑暗中出发,才能在光明中登顶。”

没有人能从光明到光明。如果一个人只是从光明到光明,那么这种没经过黑暗检验的光明,也只是脆弱的甚至是虚弱的光明。

必须从黑暗中出发,才能抵达真正的光明。这是多么优美的逻辑啊:从黑暗中出发的时候,当时虽黑,但想着会越来越亮,心里就充满了希望。如果是天亮时才启程,登顶时天也还亮,可返程时天就会

越来越暗,心里就充满了恐惧,那才是真正的危险呢!因此,从黑暗中出发,在光明时登顶,总比在光明时登顶,在黑暗中抵达,要好得多。

世界无非明暗。一个真正的人,一段真正的人生,总是要从黑暗出发的。“黑暗也是一种真理。”我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句话。人性的丰满和繁复都在这黑暗中,最深的同情、最大的悲悯和最宝贵的坚持也都在这黑暗中。

“在黑暗中出发,才能在光明中登顶。”

——也只有从黑暗中出发的人,才最配得上光明吧。■



幽 摄/赵平

暂驻植物园

文/苏迅

翻出《流沙河短文》来读,忽然看到写着许多的文字,怦然一惊:这是2002年参加省作协读书班时的实录!地点是中山植物园,真正幽静好去处。那天我逃课去图书市场,背来了《柳如是诗文集》、周作人《知堂回想录》等一堆书籍,有所想则随手记下。

终于有机会暂离机关那种环境,回到生活虽清苦精神却自由的状态。当天,我就把感怀记录在书页上:

昨夜山中骤雨,苔藓尽上树腰。群雀溜啾清亮,诚如宣炉新拭。日中城市归来,开窗淋浴,偃卧北窗之下。悠悠把卷,怡情悦性,顿觉齿颊回甘,虽一万户侯不羨也。傍晚夕阳惨淡,隐隐于云翳间,玉兰花坠地作拓拓声。偶有人踪过窗下,愈觉此间清佳。

读书班对我的影响至今如

昨,它提升了我想象的能力,更坚定了我写下去的决心。很多有趣的细节,窃记于书页中。

情节之一:

昨储福金讲小说创作,徐州李女士提问:“我读《金瓶梅》觉得其中性描写很‘纯洁’。小说中性描写以多少为宜?如何写才得体?”储答曰:“写多少无关紧要,关键是如何写;文无定法,只要独特就好。”

之二:

今日上午赵本夫授课,淮阴张某某提问:“《卖驴》是您最好的作品,是否有过卖驴的经历?”赵略迟疑,答曰:“未卖过驴,只卖过布。盖《卖驴》为早期作品,如此投机小拍,反如面刺其二十一年未有寸进也。”

之三:

张某某与姚某同宿一室,姚某脱

袜上床,氤氲满室,绕梁不绝。张夜不能寐,晨起为姚洗袜子代替早锻炼。姚在被中暗问:“可要洗衣粉否?”

偶然间翻检得到的文字,好比在床脚下扫出了早年滚落的洋钱。生命中这样的惊喜本就不多,更可喜的是,由这洋钱而想起当年的情形。

这些陈年文字的发掘出土,触发活得日渐懂懂的我去回味一下人生印痕。当初,怎么走进了那座深邃的庭院中,之后,又怎么蹒跚行走到今天呢?这十余年光景为了衣食稻粮奔波,与读书和写作几乎绝缘。人到中年的某一天,陡然产生幻觉,恍如当下直接衔接了那时,我侥幸依然年方二八,这中间的十余年并不曾发生过一样。■

早市小记

文/张淳子

时逢假期,突然由平日的“日理万机”转为了赋闲在家,一时竟有些不适应,然而清晨早期的习惯未变。今日恰巧家中用于做午餐沙拉的生菜告罄,早上7点,我便加入了前往菜场的早市一族。

一路上同行的尽是些祖父母辈的长者,我自是收获了不少奇特的目光——想来都市的年轻人大多贪睡,我这般年轻的面孔在早市之中应是十分罕见的。

菜场自是谈不上整洁的,但我以为不然,毫不心疼地让价值几百元的鞋跟落在了那污水横流的地砖上。我向来不喜欢超市中的净菜——尽管身为不事农耕的“农三代”,但我对泥土的眷恋却从父辈的血脉中得到了传承——菜市中那些碧绿青黄的根部沾染的些许黧黑,已是我在城市中能寻觅到的仅有的,属于先辈的历史。

清晨的蔬菜自是好的,凉爽的天气让小贩也显得和善。免去了繁冗市俗的讨价还价,两枚硬币,便换回了一棵模样秀美的生菜。回程时我特意避开原路,绕了一个弯——难得来到早市,总得多逛逛才是。

街边的一家“常青藤”拆了,并不觉得惋惜——尽管出于人情,我时常去常青藤买些进口食品权作

馈赠,但内心对那些包装精美、价格昂贵的食物并无好感——冰冷精致的铁盒泛着冷艳的光,每一个食物的成分都被印刷在一张苍白的标签上。如此看来,店中所售更像是维持人们生存所需的药品。用来做成这些食品的小麦和大豆会哭吧?我更喜欢逛早点铺子——看着肥白的馒头、油亮的麻团,被不同的手接过,而买主在咬下它们的一瞬间舒展开的眉头,更是让人觉得匆忙的早晨也变得可爱了起来。

眼前这一家的包子做得极好,不少忙碌之人愿排队在这里买早餐。“给我一个豆腐包”“两个肉包”……老板娘口中重复着“好的”,双手在蒸笼间穿梭……我走上前去。离我最近的是一笼开了盖的豆沙包,热气涌上来,模糊了我的视线,却让那温暖的香甜更显清晰——这是泥土馈赠给食材独特的芬芳。

尽管我处于节食瘦身状态,但这一刻,我决定暂时忘却体重的烦恼,买了一个色泽金黄的麻团。一口咬下,油脂带来了酥脆的口感。我谢过老板娘,细品着回家。视野所及之处,那栋有着赭红色外墙的建筑在晨雾中显得若远若近,忙碌惯了的清晨时光,因这早市,竟显出些许悠长之感来。■

单手弹琴的女孩

文/徐琴

那天,我去一所民工子弟小学办事。因要找的老师刚上课不久,传达室的人让我在活动室里等一会儿。我站在略显零乱的活动室里,随意浏览着孩子们布置的队角和板报。

这时,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女孩抱着电子琴走了进来,后面跟着一个更小的女孩。大一点的女孩开始弹琴,小一点的女孩则跟着唱。是《同一首歌》的旋律。

我饶有兴趣地走过去。女孩用右手弹琴,指法不太熟练。她弹的是C大调,比原调要低几度,因音域过低,跟着琴声唱歌的女孩第一句总唱不好。弹琴的女孩轻轻叹了口气:“怎么老这样呢?”

我指着曲谱,告诉她应弹E调或F调。她说不太会。我示范了一遍,跟唱的女孩很容易接了下去。她们笑了,开始了新的练习。虽然弹琴的指形有点怪,琴声却渐渐流畅起来。

突然,琴声停了。“阿姨,你能教我弹琴吗?”我有点吃惊地转过头。“我可以一个星期跟你学一次。”女孩的脸上充满期盼。我问她:“你以

前跟哪个老师学的琴?”“我没跟老师学过。”我更吃惊了:“那你是怎么学的?”“跟电视上学的。”

我沉默了。模仿着电视上的表演学琴,虽不是天方夜谭,却也是我闻所未闻的。怪不得她只会用右手弹琴,而且指形和指法那么“怪异”。我不禁为她可惜,如果生在另一个家庭,她会怎样呢?

“阿姨,行吗?”我不忍心让她失望,可又没法同意,只好轻轻地摇了摇头。我说我不是专业的音乐老师,只是小时候学过几年琴……

她没再说话,停了一会儿,又回到琴前,琴声和歌声继续响起来。下课铃响了,我转身向门口走去。琴声戛然而止……

“阿姨再见!”

我转过头,弹琴的女孩正挥着手和我道别,她微笑着,美丽动人。那张笑脸瞬间就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此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孩。可每当看见在电视上演奏或拎着琴盒的孩子,我总会想起她。单手弹琴的女孩,你还好吗? ■

泰山之旅

文/唐歌吟

不比前几日的阴雨连绵,今天的泰安阳光明媚。许是刚进了立秋,这天高云淡之势,还真有一种秋日的味道。

在蜿蜒的盘山路上,我探头车窗外:草木丛生,野花遍地,林间隐约见溪流;阵阵蝉鸣在这清朗的天气下竟不觉躁动,反而多了几分悦耳。我印象里的泰山,是“五岳独尊”的傲气,是“一览众山小”的磅礴,却怎知它还有这样的秀丽。

不觉间车停了。从中天门向上望,石阶不窄,却挤满了人。左右两旁是高耸的石壁,上面刻满了诗文。那千古流传的词句令人惊叹,在风雨洗礼中与泰山融为一体。我不知是它承载了泰山的魂,还是泰山的魂捉住了它的气,一如妙手偶得。

随着人流向上,很快到了十八盘——传说中泰山最陡的地方。石阶越来越窄,可人反而越走越快。四周是绝壁,抬头便是极顶,叫人怎敢多作停留。一路上,“云步桥”、“升仙坊”……这些名字不知是出自谁的手,煞是贴切。

终于置身极顶。站在泰山的肩膀上远望云卷云舒,俯瞰群山连绵,被它的淡泊、伟岸所震撼,顿感自身渺小。

山上的天气总是多变,忽来一阵小雨。撑起伞,漫步在云海环抱的“天街”上,两旁是朱墙灰瓦的楼阁,一不小心,竟错以为行走在江南小镇。待到天气晴好,选一条后山无人的小路,在一片“齐鲁青未了”的葱郁间慢慢下山,世间最美也不过如此了吧。■